

万物生哀牢(散文)

□ 王必昆

哀牢山是受过磔刑的大地。伴随喜马拉雅运动的疯狂怒吼，血性的大陆板块纵身而起，杀出千里屏障，一道巍峨的哀牢山脉，一条奔腾的红河水系，就这样横亘在云南大地，亿万年山水相依，四季里孕育万物。

大地构造了藏滇地槽系，哀牢山的褶皱是一部长达千里的组诗，被诸神切割成一行行，搓弄成一句句，在云岭大地上寂寞吟诵。

哀牢山的每一束褶皱，都是大地母亲深深的伤痕。这些大地上美丽的伤痕，滋养着依满全身的生灵，养活了盈千累万的生命。每一束褶皱都被诸神抚摸过，释放着温度，默诵着经咒。犹如一只只转经轮，回荡在山之上，天之下，河之间，直抵生命的终始。

哀牢山是隆起的大地，千万年来一直以站立的姿态，仰望着星空，放牧着心灵。哀牢山是大地悲怆与神秘的终极。红河是哀牢山的血，或泪，诵咏着哀牢雅歌。

我愿做一个孤独而疲弱的行者，怀着对大地的膜拜，不要方向不要目的地徒步哀牢山脉，聆听大地万物的絮语，感悟山脉诸神的魂灵。让哀牢山的每一片褶皱，都留下大地信徒的足迹，生于尘土，隐于尘烟。

在哀牢山脉，大地以浓墨重彩的褶皱向南延伸，湿漉漉地润养于吟唱的岚霏里。群山，森林，河流，梯田，村寨，彩云，以色谱的天意纂组，玄幻为一幅会呼吸的立体油画，在大地的皱面上缀玉连珠，雾锁云埋。

匍匐在苍茫的山海中，我必须虔诚地动用身体所有愚钝的感官，才能读懂众神的心曲，发现天地的大美，以及哀牢山万物生长的秘咒。哀牢山垂直的山地气候，天然衍生出独特的生物多样性。北段和中段的哀牢山巅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亚热带原始森林，南段是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。

在哀牢山的世界，万物是自由的，想怎么活就怎么活，想怎么长就怎么长，一切全凭天性。不管植物，还是动物，都是多样性的生物，大地上的生灵。

水，土，阳光，孕育着哀牢山千千万万的生物种类。水是山有多高、水有多高的水，源于高山的水源，密如血管的河流，清冽甘甜的山泉。土是山岭、山谷之土，或肥或瘦，覆盖在大地上，包裹在石岩间。阳光是灿烂的阳光，绚烂多彩，照着天，天成蓝色，照着云，云成彩云，照着大地，大地成绿色。

哀牢山是神性的，也是诗意的，这诗意更多地表现为河流的行吟，瀑布的乐舞。哀牢山森林密布，河流、溪流众多，大小瀑布遍挂悬崖。南恩瀑布，燕子崖瀑

布，白马瀑布，都是哀牢山最华美的乐章，也是最灿烂的自由。瀑布挣脱大地的羁绊，在大地上飞翔，是寂静的森林里唯一高调的喧哗。

哀牢山是寂静的，除了风声，除却鸟鸣，只有流水的声音萦回山野。水声是最单调的，水声又是最丰富的，哀牢山遍布着这单调而丰富的水声，比任何声音都美。哀牢山的河流都是清澈的，那是大地母亲最纯粹的乳汁，是上帝赐给所有生命最初的礼物。

一道“南北动物迁徙的走廊”，一座“生物物种基因库”，这是哀牢山拥有的美誉。山巅的原始森林里至今还保持着亿万年前的记忆，可以找到自中生代开始就已经存活在地球上的生物活化石杪椋。

哀牢山脉是绿色的世界。大地上或森林，或草地，或庄稼，随四季变换着丰富的绿色，有草绿、翠绿、黄绿、粉绿、浅绿、中绿、橄榄绿、丛林绿，绿绿相映，细微得难以分辨。

最熟悉哀牢山生物的是山里的原住民，他们从小耳濡目染，大多能认识一二百种植物和几十种动物。即便这样，所识数量也仅仅是哀牢山生物的少数常见物种，还有无数稀有的动植物默默地繁衍着，成为这个王国里不受干扰的生命。

我喜欢哀牢山的生物，尤其喜欢山中的植物。植物柔弱，却又坚强，大胆。植物易折易砍，抑或烧毁，但只要根系连着土地，就能愈合伤口，继续生长。植物比动物更大胆，敢于在阳光下生长，在悬崖上投生，跟随季节的轮回，自生，自长，自衰，自落。花开迷漫，落地成佛。

每一株植物都是令人敬畏的，生命和世界就在那一枝一叶上。在哀牢山原始森林里，古树有荣有枯，荣的任它荣，枯的任它枯，一切道法自然，这就是生命的秩序和真谛。

也许陌生的动物会给人恐惧，陌生的植物却让人欣忭。我在哀牢山的世界，就看到了许多稀奇的植物。在低海拔的峡谷，生长着远古而来的高大乔木杪椋、董棕，枝叶繁茂，恍惚闪动着侏罗纪时代的影子，这些植物曾是恐龙嗜好的食物。而在山顶上，高高地耸立着几棵孤傲的大树，定是望天树无疑。

大地上的一切原本是用色彩区分的，每一种生命都有着丰富的色彩。在哀牢山的森林和山寨，我看到了许多鲜艳的苔藓，有绿色，有青色，有黄色，有红色，有黑色，颜色浓密，如油画一般。毛茸茸，细密密，一片一片地贴在潮湿的岩石上，附在高大的树干上，谦卑地活着。苔藓种类很多，但我们常见的很少，只有在原始森林里，才会有各种苔藓。树干上的

苔藓多为墨绿色，岩石上的苔藓颜色就很多，不知是否与苔藓吸收了岩石中的矿物质而致颜色变异有关。一个地方连苔藓都这么漂亮，可见造物主真是用心良苦。

哀牢山南段的红河哈尼梯田，是全球稻田农耕的最高典范，更是中国人工湿地的不朽经典，在保持水土、调节气候、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，千百年来一直发挥着强大的湿地功能。梯田是水生动植物的繁衍栖息地，哈尼人把每块梯田都变成一个小型生态园，不但保持而且丰富了哀牢山区的生物多样性。

大地是苍老的，遍布哀牢山的哈尼梯田更是尽显沧桑。梯田是大地的绝美，我喜欢梯田密布的大地，这样的大地留存着天地涅槃后的众多地痕，锁埋着隆起再被压抑的沉重内敛，足以让浮躁的心灵勒马停歇，茹痛的灵魂凭依疗伤。

那些被哈尼人世代雕凿的千万层梯田，纹理绵密，山积波委，成为艺术的世界，生命的襁褓，众神的居所。

哀牢山脉是神秘的，哈尼梯田是奇丽的，总是诱惑着我不断朝山野跋涉，在大地漫游。每一座山峦，每一条河流，每一个村寨，都是生物多样性的秘境。随便漫游到任意一个挂在哀牢群山的村庄，那些被时间遗忘的少数民族村庄，都会让人发现彩云之南的神秘细节，都会让你沉醉山野。

哀牢山上悬挂着零零散散的山寨，养育着各类语种的山民。山民是哀牢群山的原住民，有哈尼族、彝族、苗族、瑶族、傣族等民族。哈尼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是哈尼梯田的创造者，活在人类古老的农耕社会里。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农耕者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

哀牢山的少数民族是大山的子民，靠山吃山，但求温饱。山民们在梯田里种稻谷，在旱地里种苞谷、苦荞、马铃薯，还在菜地里栽白菜、青菜、铁头白、萝卜、小米辣。山民们养牛犁地，养马驮运，养狗做伴，养猪、鸡、鸭、鹅、猫图个热闹，也宰食。哀牢山的寨子有鸡鸣狗吠，炊烟萦绕，有红白喜事，民族节庆。山民们善良、朴实、勤劳、坚韧，不会为扶不扶跌倒的老人而犹豫、讨论、争执。他们没富可炫，也不哭穷。他们不吃白钱白米，不取不义之财，一切凭劳动所得。他们胆怯，羞涩，不会为不爱的人宽衣解带，不会被金钱遮蔽了双眼。

哀牢山的寨子很小又很老，是一个无头无尾的故事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民间传说。山民们常为死去一个老人忧伤半年，常因女儿出嫁欢乐数月，也为一个坠地的娃儿激动几天。山里的男人要养家糊口撑门户，女人要结婚生育理家务。

哀牢山的山民人生的路只有两条，不是上坡，就是下坡，他们没走过平路，就像平原人未爬过山路一样平常。他们的一生都在哀牢山脉上忙碌，在哈尼梯田里劳作，累了就跟牛马说说话，感怀昼夜的长短和庄稼的好坏，还有那些丰满羞涩的瓜果豆菜，以及挂在田野和山寨里的笑容。

哀牢山的心率是舒缓的，一切生命都不急不躁地生长。哀牢山民就这样简单地生，简单地活，简单地老，简单地死，像水墨画一样简约舒张。

哀牢山民敬畏大地，崇拜一切自然的神灵。他们对大地索取的很少，大地给予他们的却很多，有森林，有河流，有蓝天，有湿度，这一切生命之源滋养着他们。他们是大地的守护者，而不是破坏者。他们只开垦一些梯田，栽种一些坡地，对于河水，也只引一点春水碓、推水车，用竹沟引一些回家饮用。他们的村寨接满地气，身体接通地气，吃粗粮，干粗活，任凭天地养活。他们喝点自酿的苞谷酒，讨点山上的野菜，找点林中的蘑菇，火塘上稍做烹饪，这样生活就很有味了。病了，找点草药来医治，有什么病，山上就有什么药，只要用心，就能治愈。

哀牢山是众神主宰的世界，大地上的事物都有神灵护佑。诸神主宰着大地上的一切生灵，主宰着生命的秩序，让森林更茂密，河流更清澈，梯田更肥沃，村寨更温暖，人心更干净。

我敬畏大地，敬畏哀牢山，以及哀牢山上所有的生命。

作者简介



王必昆，云南红河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。文字散见于《十月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天涯》《山花》等刊物，出版文学作品五部。曾获在场主义散文奖、孙犁散文奖、云南文学奖、“书香昆明”云南十大好书奖等奖项。